



伊濱集卷十八

記

樞密院斷事官廳題名記

元朝舊制一切政務皆斷事官關決中統初紀綱侵備
迺立中書總庶務樞本兵柄其屬任之重眷注之隆實
均焉故典樞軸者必勲舊重臣乃心王室坐定大議其
位尊望崇司莫敢齒其機務之繁則置屬以總焉故建

元 王沂 撰



斷事官視中書凡聽訟決獄寄請徵比程期會糾愆違屬焉可謂繁且重矣才足以經遠德足以鎮浮智足以謀治體識足以達事幾而後克稱厥位繇是而東鈞衡授節鉞踵相躡也歲月之不書姓名之不紀則又何以表見於後為法將來今幕府之賢經歷管宜勒藏布知事郝端輯而志之且琢於石以圖不朽其意至深遠也在至元初斷事官始設二員已而增至八員階三品開幕師於至元三年設知事一員已而增經歷提控按牘各

一員今史初置三人繼增至八譯史一通事一奏差一典史一蓋疆宇之廣生齒日繁則事務益滋此其勢所以增多也雖然謹其名者將循之以稽其實也今夫前人名氏之著行事之美其風采可想見也來者其亦慕乎肅規而曹隨於以見朝廷得人之盛祖宗垂憲之意循之無窮至千萬世則豈不偉哉

樞密院經歷司題名記

天子歲清暑上京中書分總百職率屢小大相維以從

而上樞之地皇武是經唯古之司為股肱之體必勲舊
大臣任之以輔弼皇圖羽儀近列然密勿之司事機甚
劇以故幕府聯屬偕上比還題名存故實也都司白君
德源請書恭惟我朝聖聖相承盛德大業度越前古五
兵載戢海宇謐清龐鴻之恩浹於品庶中和之頌暢於
風聲是固列聖致治之效大臣協宣之力然而贊畫可
否舉措損益幕府諸君蓋亦與有功焉

授經署板屋記

至正元年皇帝肇開宣文閣以稽古右文迺設授經郎
二員以教世戚勲臣之子孫建學舍內苑以嚴中外之
別豐廩餼給筆札俾無外慕所以長養其材以待上之
用法至美也而考德問業者皆入侍帷幄出備警蹕以
故大駕歲清暑上京必從授經郎二員在扈從列他司
皆有官舍守者洒掃以待釜盂百須皆具惟二授經郎
一解鞍即遑遑謀僦居夫豈師嚴道尊之意哉明年六
月近臣奏故藝文監為授經署古屋岌岌覆壓是虞後

四年授經郎寶格董鑰始除治其地為板屋牕戶秩然
暑雨無蒸潤之患沍凍無摧陷之憂來駟而來者若歸
馬矣雖然不事一室者昔人固曰有其志居一日必葺
亦古人之所謂賢者後之人時易其腐朽而新之則其
利豈有涯哉是為記

石室書院記

石室何以名祀漢文翁也曷以祀之古者建學先聖先
師各因其國之故禮也今先聖先師之位定於一祀之

禮與曰郡邑先賢得祀於學宮猶古也然則何以書蜀
有儒自公始祀有書院自今舒嚕侯始書謹始也初侯
有宅承教里其地亢爽宜講藝其位深靖宜安神謀斥
新之為書院乃請於省部使者相與圖之如不及故材
不賦而羨工不發而集為殿以祀先聖為室以祀公講
有堂栖士有舍重門修廡以制庖福庫庇以序又割俸
購書作祭器於吳而俎豆邊篚樽爵簋簠皆具而經史
百氏無外求者祀歛其新都膏腴之田畝一百五十所

入廟幹其家僮二百指既成而嚴才里秀接踵來學至
元六年侯來京師請記漢史載公之治蜀開學校以詩
書教人而從化者衆有道則嚴遵李仲元洽聞則張寬
文章則司馬相如王褒揚雄時漢之興六十餘載矣公
一倡而鄉人翕然況乎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哉蜀在宋
李為邊郡民纏焚剽之毒百餘年王師南戡成都最先
下太宗皇帝墾除艱阨攜赤子置之樂土累聖繼以休
養蕃息嚮之援枹擊柝今則田耕井飲矣昔之重關複

棧今則東阡南陌矣太和之所涵煦孰知夫百年之深
歟既富而教非方伯連率之職歟表顯以風厲多士不
在公歟讀其書想其人凜乎如見之也況低徊是祠之
下者哉夫有先賢為之依歸有賢方伯連率植之風聲
作為宮室教肄之翼然而峻整眈然而崇邃而市囂之
聲弗聞錦江橫陳玉壘環峙而山川之秀可挹也潤澤
之所被華藻之所敷學於斯者心移而神曠氣閒而意
消漸摩乎擇善修身之道涵泳乎詩書禮樂之中於以

窮神知化於以開物成務出者為唐虞處者為洙泗可也詎特作為中和樂職之詩以歌詠盛德如漢何武輩而已舒嚕侯世長萬夫知夫文武之道寓於干戈羽籥而以築宮育士為急其賢乎人遠矣故余樂為之書侯名多爾濟字存道官雲南都元帥云

祀河瀆西海記

皇帝以歲時致禮名山川臣沂辱將命大懼弗克稱上意享神祇以輯嘉瑞以至元六年二月廿九日馳詣臨晉祠河瀆王禮有常已而祠西海王禮如之夫百川之大者曰河海先河而後海禮也豐楙於是乎報黎庶於是乎穆此上之所以崇山川之祀而神祇所以嘉享萬物所以降輯也哉

祀濟瀆北海記

至順三年二月甲辰皇帝臨御之五年集賢院臣伊嚕勒特穆爾奏歲時巡祭嶽瀆祈為百姓育穀宜以儒臣充使臣沂與馬遂以其年五月己卯奉幣幣率通議大

夫監懷慶路事臣阿什克特穆爾即濟源縣濟瀆清源
善濟王祠庚辰之日齋於廟中有司用當而黎庶不知
壇場燎煙贊見一如制明日旦祀北海廣澤靈祐王如
祭濟瀆禮蓋三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而神祇可
得而禮遲明享神餞雲覆野膏雨大洽初池一水昏翳
若蓄黛既事澄澈明瑩若鏡然此實聖人心通天地致
其昭受而顯答臣沂將薦盥復何幸焉是為記

紫邏口記

伊陽之東汝陽之北有山曰紫邏口背汝而面伊嶄然
相峙其中汝水東注其奇麗闕廓為登眺浮游之最由
其下以望則兩崖側立千尺石芒峭發丹碧陸離天橫
其上杳杳足練耳由其上以望則羣山首律蛇壇庸附
穉列遙遙如畫山多美箭傑木怪卉野藤輻輳悅石翁
勃幽谷其上絕壁摩空蹊僅容趾有鶻宅其巔旦必遠
戾求食野鴿居其傍者甚衆皆弗擊反若與之相狎者
豈抑儀曹所謂卓然有立者邪下臨巨潭其深莫測平

若蓄黛沈沈無聲或云怪虬潛其窟嘗從大魚數百尾
出遊每見必有猙風劇雨之變豈韓子所謂固含畜以
儲陰姦者邪由潭之右數里山曰雲蒙石益竒樹益老
瘦有泉蛇行伏見激松杪隨石齒鏘然而鳴琅然而清
其下重洲小渚微波遐響涵澹澎湃相應迭和如鳴珮
環奏琴筑晨夜不絕其傍石洞窺之深黑其上峭嶮不
可窮竟其中窈然篝燈然後可行漸下數里洞陰淋漓
淒神寒骨竟莫能窮其外飛瀑一瀉千尺跳珠濺雪流

若白虹豈山靈善幻挾其伎以娛夫擯落山澤者邪抑
聞山川必有竒勝而後名竒勝必待人而後顯若子厚
於鈎鈎潭子美於滄浪亭其一泉一石經題品者皆照
映天壤間二君可謂不幸矣潭與亭獨非幸歟噫茲遊
之所得鈎鈎滄浪不專美矣惜乎余非其人也不知千
載之後俾人思紫邏之名如二君否

重修廟記

鳴臯廟以祀南嶽尚矣闔境祈禳請輒應歷數百年當

元統初元駐戍兵千夫長克呼君景究顧其棟宇勢入
腐折懼微以報神之功迺令人籍禱祠所入謀屬吏鄉
邑之老合財力撤新之為正殿重門修廊采章炳如民
承事益虔始於元統三年三月甲子落成於其年五月
後二年當至元三年景究之子瑪克本求余記或謂禮
山林川谷丘陵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衡山於洛其遠數
千里祀之禮歟余曰山有嶽豈以崇高廣大拔其類哉
亦其出雲洩雨澤及萬物威靈烜赫警動兆民所被者

廣則報禮也衆庸豈一郡一邑所限域哉觀夫鳴臯諸
峯其勢雄氣秀猶紫蓋天柱石廩之森列其巖壑吞吐
猶朱陵之臺而太虛之洞也况一氣之所流通者哉既
紀其事且繫以詩俾得歌以祀焉曰伊之山兮參復差
曰祝融之我鬼匪祝融兮我民之思伊之流兮深復深
曰湘水之沈沈匪湘水兮實勞我心山雲兮冥迷靈風
兮清淒神之來兮駕六螭蓋翠羽兮旌虹蜺翼翼新宮
兮神既安止煥乎龍章兮粲兮黼辰山祇朝兮走厲鬼

我牲刑兮猶復旨神既醉兮錫繁祉富我繭絲兮我倉
如坻祐我室家兮壽我耄倪秋我有報兮春我有祈猗
千萬年兮歌此銘詩

慈脩護聖禪院記

禪學之盛盛於東南而杭為東南之一大都會宗門尊
宿實證實悟擔荷此事莫盛於杭而富為杭屬邑此慈
脩護聖禪院所由建也初正悟圓明大師年甫髫髻童
血不接於喉吻稍長棄其家從斷崖章居士持頭陀行

誦大小經論日乞民間而鉢中之施弗勝食戶外之屨
弗勝數里人馮青捐貲營屋以居之榜曰慈脩庵乃禮
淨慈雪庭傳師受具落髮又參天衣魯庵會師求究竟
法既而諸方客衲以為法器腴室望旗爭相歸重計工
鳩材為重門步廊殿宇中峙穹閣後臨寢廬方丈庫庑
庖滷各以序列又塑佛菩薩觀音大士天王像雲披月
滿金碧煥發極莊嚴相好之妙鐃鼓魚螺鐘磬之徧具
完構端乎至大己酉成於泰定之乙丑是固象教之尊

向慕者衆而然亦其願力之至有以動人故為無不成也至順辛未國師賜號正悟圓明大師且額其庵曰慈脩護聖禪院師董氏子名行脩初丁未戊申歲大祲饑死疫者骸齒狼藉師用浮屠法斂而焚之且率其徒誦經環遶喻以迷悟因緣後至正三年富陽尉白君書來請記白尉姻家也故余不辭而書

鏡湖接待院記

越城之南沂鏡湖而上五里有山萃然起於中流繫舟

石甯繇山之椒紆餘而登中有浮圖精舍蟠深據險擅其形勢僧了源者主之四方釋子躋巖越阻旦暮相面背於門突無熄煙了源竭其田之入移而棲之廬而弗勸以故其徒翕然信響披攘經畫不挽而同迺台聚施易故而新增下高而殿宇重門阡阡然矣既事會余遊越請記其事余謂物之盛衰有待於人而道之廢興亦然先是時其徒累累誅戒叛律分庖割席不啻傳置視其廬也於是過鐘鯨之鳴拒戶外之履而院亦濱於

廢者數矣則道之廢興詎不以人乎哉今夫是院也水
天橫陳乎前羣峯擁環其左右周三百五十里浩茫空
潤島淑間錯山連如珠或植如爻雲湧水波搖曳蕩磨
汗漫融液蜿蜒鬱積風雨變怪千狀萬態野盡天垂煙
樹離離輕颿短棹磯耕隴或見或隱延顧無際意若
遐鷺太空者心夷體舒神廣氣閒容塵妄想銷落弗留
表裏條然脫俗遺世此宜子之徒長往深遯而不返者
也尚何己之私而道之叛邪了源舉足動念因敬生慧

故能矯羣庸而累世其為之也不貳其卒之也不私不
唯利身在利人不唯利今在利後噫此其封植其道何
如哉是不可無傳也院始於宋咸淳間修於皇朝泰定
甲子冬十二月西方聖人中土中扶疏枝葉分南東此
動彼應雷與風心傳密付實證同惟一不二乃正宗勉
哉衲子勿惰慵摩尼在水月在空丹碧焜燿殿復重巍
然層閣增奇雄六時天樂鳴鼓鐘龍天呵護罔不恭甘
露普雨年穀豐慧燈可續傳無窮

復修廟記

太后其先吳人後塋長陵而廟祀於伊洛者盛自前古
余竊感焉昔高帝之興呂以佐定天下功為后戚姬以
華色專寵而太后獨以仁善稱高帝崩呂后劫攘神器
操殺生柄戚姬以幽死而禍迨其子獨太后以希見故
得出從子之代後代立是為文帝為漢仁主迹其福祚
而擬夫強暴佞幸者猶霄壤之懸絕也抑所謂天道是
耶非耶彼呂戚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太后至今猶思

而祀之豈非世之寵位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而德之在
民者雖遠而不忘也廟在伊闕之東構於宋建中靖國
二年記於伊闕尉張華之文金李廢於兵獨古殿存爰
爰欲顛丹素翳昏至者不肅古碑斷裂仆地余佐伊之
三年乃與其耆老率錢始易其圯腐而新之雖不能復
其故蓋有待也昔韓退之遷揭陽懼不得脫死過黃陵
而禱之其後拜祭酒卒以私錢治其廟噫余之竒於人
也久矣而敢望信於神也故書於壁以識歲月云

希濂亭記

希濂何以名武畧侯景亮遊息之所前翰林學士涿郡
盧公之命召也侯龍沙人也官達者也希於濂也何居
濂溪也周子茂叔之隱也古之人有起士會於九原弔
靈均於江濱者而況於濂溪乎然侯於濂也希之云乎
友之云乎希之而不足也友之而無以致其至也於是
慕其平生之所嗜好焉濂溪之愛蓮也蓮花中之君子
也然則侯於蓮也因之而想見其人也思其所以為君

子而務及之也灑池北流其清且漣既見君子載笑載
言傳夫千載不傳之傳嘉翰林之名之義之淵美侯之
屏棄其所挾而尚友於古之賢筆夫而拙而陋而鄙之
沂之言既書其事又為之歌曰我思古之人登斯亭而
徜徉夫何廬阜之遙遙兮懷先生而難忘曰可懷而不
可見兮窺遺編之洋洋仰光風而容與兮滌我心於滄
浪製雲錦以為衣兮綴明月而為璫漱碧流之餘潤兮
襲嘉卉之遺芳樂吾之樂兮聊於焉以翱翔

慕亭記

吳母汪夫人之疾革也予謚禱於天乞以身代弗獲請
又乞紓其疾以待其父及兄歸又弗獲請則割臂肉和
藥以進已而疾少愈既踰旬夫人易衣坐而瞑既莖謚
兄弟為亭於其塋之右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祝以寓
其孝思焉因名之曰慕沂聞古者祭於廟虛中以求陰
陽之義具物以將孝敬之誠備矣墓祭非古也雖然致
愛則存致慈則著祭義也今夫宰如馬如者非遺體之

所藏歟翁如森如者非神明之所依歟深靜而閔寂者
非精神之所聚歟時乎霜露之變近乎耳目之所接非
著存不忘乎心之義歟後之君子制禮作經則亭之設
豈不合古義而得今宜者哉吳氏兄弟知所以慕其親
則知所以敬其身知所以敬其身則知所以順於道知
所以順於道則知所以全而歸之知所以全而歸之則
慕亭之洒掃有繼矣

靜復齋記

伊洛集卷八
國學生任震名其讀書之室曰靜復奎章學士尚君既
大書以扁之而問其義於余余曰生居京師亦嘗觀於
市乎雞鳴而爭趨日中而駢闐揭價名物恐人我先鼓
石詆欺左睨右盼逐什一之利而卒流徙無常者往往
皆然若乃豪夫人者長軒邃宇坻粟京稼籌算掛壁萬
貨四轉其身之若固有應之常有餘其素所樹立然也
學之欲立其心也久矣後生未學莫知法誠之設邪辟
之防而情想汨之利欲昏之忘已以徇物棄真而取偽

惟得之務而欲之求一旦銜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
有皆陳腐剝削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是與屨夫販
婦易以異哉若夫質之美學之粹不馳情於外誘不棄
日於無用操存之固而涵養之至湛然其中如明鑑然
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復之初九所以不遠復無
祇悔顏子之學也雖然是豈死灰稿木然哉傳曰知止
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然則在於地乎在於人乎在於
端居默坐終日無事而已乎由是言之不在乎地不在

伊濱集卷下
乎人而在乎心也

樂閒堂記

知閒之為樂者何人哉世之仕者居卑思巔在外思中
逐逐然計功謀利之間罹尤蹈禍而不悔者固不知閒
之為樂其有志願遂聲名著頭白齒脫懸車而歸約居
獨游而思徒御趨走賓客之造請於前茹而藜糝衣而
大帛而思芻豢之適口紉紱之華體陋若窮閭而思公
宇之宏麗軒豁安有樂乎哉其有宦達而今多基墮繩

畦擅竒擇勝醉醲飽鮮絲竹在前羅紈擁後非不足以
自娛也然靜念疇昔之鬻獄賣直覬倖枉義顛汗心悸
惴惴然鬼責是慄於樂何有必也糠粃軒冕土苴富貴
而後知其為樂也吾於院君見之矣於潛之北望之鬱
然秀者曰白鶴里里之北有山迤邐而起伏者曰千秋
嶺負嶺面溪上有屋數十楹則院君燕居之堂翰林學
士虞公集題曰樂閒者也堂之陽老桂偃蹇森秀麋芬
雲蔚軒曰延桂堂後植竹數百竿蒼翠輾轉可愛君早

伊濱集卷之八
以才行顯今年八十餘耳目聰明聲音滿堂日從子孫
來四方之客與夫鄉人之老杖履樽席笑歌偃息駕乘
之勞不接於體機獲之畏不萌於心以忘其年以遂其
志世人之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真閑而能樂者哉其
孫昌言問業廣文館因其游謝君閏徵記於余昌言孝
謹篤學蓋有以成君之樂云是為記

望松亭記

京兆張君克禮之先隴既樹以松又亭其旁登亭以望

則列植而交陰條暢而碩茂直而幢曲而蓋立而人卧
而虬此亭之所以名也邪予曰未也是松由蘗而拱而
圍而任棟梁雨露之所濡沐霜雪之所凌厲寒暑晝夜
之往來而吾親日以遠矣其為思何如哉是松之生生
也不已而吾思吾親亦不已凡君之宗族少長相從於
此也其亦同此心邪由是心而推其孝可知也豈惟宗
族為然凡三原之人過其阡目其蔚然以深森然以高
者因而感君之不忘其親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

一鄉而推之無遠豈惟化其人將見其松日以盛甘露膏其柯葉醴泉漱其根而靈鳥巢其間馴鹿遊其下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伊濱集卷十八

伊濱集卷十九

元 王沂 撰

記

集古印譜記

吳郡陸友仁雅性好古蓄古印甚富慮夫物之有形必有終敝也乃擗撫其家與好事者所藏模其文為集古印譜繇尚方小璽王侯將軍都尉太守所佩郡丞長史丞尉歸義率善長護軍騎督軍典軍司馬北軍中侯三

老等所館與夫漢衛青下至晉韓壽等所懷炳炳然累
累然何其多也稽時世先後書制度形象考前代制辨
古文籀篆分隸之同異又何其精且博也嘻方其磨礪
以成形款識以成文組佩匣藏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固
不期於湮淪散棄也荒墟敗冢之間草莽所翳沒兵火
所垢蝕耕夫牧子之所弄刑又豈期於隆好者以為奇
異之玩也噫物之顯晦有時抑又有幸不幸者耶豈久
而必有相得者亦理之常也耶是以君子之於己自得

而已不汲汲於外也或謂今之好古者聚物斯譜有焉
余曰不然捷為之罄汾陰之鼎秦璽漢劍曲阜之履歷
世傳以為寶寧尚賴其用哉亦云上古而已是譜也上
下數十載間考其制訂其文如見其人其善以勸其惡
以戒毋但為玩好之具而已天曆三年春三月記

祀南鎮記

皇帝紹膺寶命祇適先猷歲時遣使天下禮祀於名山
大川所以寵綏神靈祈為元元蒙豐年德至厚也至順

三年三月文林郎史館編修臣王沂筆且齊臣拜特穆爾將上旨走北嶽南鎮以某年六月五日奉御祝簽香錦幣抵會稽既齋之明日率守臣大中大夫紹興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布哈嘉議大夫紹興路總管蘇炳即祠下前祀三日風雨晦冥雷動岸谷薦昏之夕天宇澄霽宿霧朝雲若塹逢篳籩豆既旅三獻在庭展器告備降登俛興悉如禮遲明神光燭天湖波如席環顧會稽山雲氣勃然若蹲羆虎而翔鳳鸞靈貺顯著如此意^上受

命於穆清有司以忠信恭恪將之使然歟其穆然臨享熙事備成也宜會稽東南之衝風氣清和無氛沴霧毒之虞壤擅粳稻魚鹽竹葦材木之饒無躡短素困之民俗尚禮讓而右文無椎埋盜奪侵冒之姦百餘年間桴鼓遏鳴戶口蕃庶是皆列聖德澤涵濡而然然幽隲^陰幽贊實神之功今上以聖德懷柔百神協氣所召來粦嘉穀之寶芝草醴泉之瑞期應而臻至宗祖之功德由此而彌光廟社之安榮由此而彌固然後來增封廣禪之

義類於名山以答神貺臣沂當為聲詩被絃歌勒金石以昭示萬世若夫今日之事姑書以記歲月

祀中鎮記

皇帝承天之序嘉與寓內同具其福禧歲時遣使祀名山川所以嚴報禮遵典故也至元六年庚辰二月甲申朔二十三日丙午應奉翰林文字臣某翰林待制臣沂賓承乏致禮于霍嶽中鎮宗德應靈王廟下有司供具有常制降登輿俯有常禮遵豆既旅三獻在庭黎元不

知助者懽悅是蓋皇帝嚴恭寅畏致然神聽昭答捷若影響有不得而辭焉者其蒙嘉氣獲豐年固宜謹書歲月以俟

祀西鎮記

皇帝歲時遣使分道四出登名山川祈為百姓育穀也至元六年春應奉翰林臣某翰林待制臣沂奉御祝香幣而西三月甲辰朔越十日抵吳嶽齋於廟中明日甲子吏告五鼓有司請行事事已請紀歲月沂瞻吳嶽五

峰聳時雄秀固非他山可望而威靈烜赫驚動一方其
作鎮西土為列聖尊禮而士民敬畏也宜初沂過扶風
道中見民有操瓢囊負任輓車挈攜老弱纍纍然而南
覬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者田曰秦鞏之間歲數不登將
就食他壤臣沂仰惟列聖德澤雲蒸日照百餘年間是
宜田耕井飲安於閭里茲者吏之不良無以奉宣德意
於上恩或墜於下情或有所未達也不則何以乖戾若
是然陰隲幽贊易沴為豐俾粒食縷衣歧行喙息翔舞

太和涵濡茂澤是蓋有望於神焉

歸雲洞記

龍首山在漢長安城南其土赤而堅其形蜿蜒如龍首
飲清渭尾蟠樊山綿聯六十里長安地皆黑壤城土色
火而石堅關中記云取山土以築之也城有陶以居若
古之穴處者窅而深穹而有容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同
年友王君君冕樂而居之扁曰歸雲屬記於沂沂謂子
居於陶亦知陶之事歟其埒埴以成形也為甌為簋為

盆盎而厚薄圓方大小之不同也薦宗廟等瓦礫而貴
賤之不一也及其毀棄則歸其故而已雲之為氣也亦
然其觸石而出也散而風聚而雨而用捨之異也膏乎
良苗靈於海降於山而運之有合否也及其變滅則亦
歸其故而已天之生材也亦然陰陽之運人物之化無
窮也氣質之參錯不齊也窮達得喪之遇不一也及其
所以昭於世而傳乎後者歸於己而已固無待乎外也
子其為我出戶而望是山逶迤而北漢之建章未央遺

址錯峙東則唐之大明含元紫宸之基在焉俯視玄灞
素滻沛公之所按劍而秦嬰之所胷組出降西則長楊
五柞之館南則終南太乙四皓之所從適也計其壯麗
瓌特之觀熏灼四海之勢昭垂日星之明而今日之故
墟荒塋風霜荆棘狐貉之與穴而樵牧之所嘯歌也迹
其盛衰之變其猶雲之過乎然而吾所持以常存者蓋
在此而不在彼也是為記

逸菴記

逸人何以名近名非逸也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善乎介之推之言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為若之推可謂不累於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入霸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默而去馬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孔子隱居以求其志未見其人也信歟華陽處士史君遵道以經學教授鄉里士之從游者踵相躡也其游翰林編修王伯昌名其燕休之所曰逸菴若將隱焉者吾聞唐鄧問多逸人高士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者故余以此告之

義應侯廟記

伊陽之西南二十里有山屹然斗起曰木門據山之巔有屋數十楹列峙其上則義應侯之廟也考於圖記梁開平三年卓見靈跡邦人祠之自茲始宋慶厯中軍賊

張海陰誘其衆謀掠茲邑禱於侯弗利餘黨以故潰熙
寧八年六月詔封今號治其廟舍侈而新之後承事益
虔金季燬於兵大德中知州事馮君某守是邦問所謂
木門者則鳩樵牧宅蛇龍獨其遺址巍然榛棘間乃慨
然令曰願建侯廟者聽伊人不挽而同併力營之三月
落成棟宇黻黻丹青相煥以重神威以報神賜雨暘疾
疫有禱輒應歲連大穰州以無事延祐四年秋八月會
余佐郡耆老相與嘉侯之賜而思馮君之美懼其後泯

泯也乃具石請記其事昔先王之法有功及民則祀之
又曰山川林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
典夫一陵一谷苟有益於人亦嚴而事之況於雄深拔
立出風雨見怪物而能禦災攘禍蔭庇嘉穀以為一邦
之鎮則其食於伊人世世不絕也固宜是可書也於是
乎書

賜金莊義學記

御史中丞馬公既謝事歸浮光葺其先公之遺田廬以

居又以其祿賜之入置負郭常稔之田畝一百五十號
曰賜金莊公捐館之明年公子觀國相公之祠東得亢
爽之地築學會其上堂室泡涵各以序為既成來學者
衆師生祀飲寢食之用視莊歲所入是給書來請曰願
有述余嘗論桓榮為少傅陳其輜重乘馬以誇諸生不
聞其彰君之賜以及鄉里也疏廣樂賜金之多日令家
共具設酒食與族人故舊賓客共饗以盡其餘日不聞
其養良材以報君之賜也公雖貴顯而無留資雖歷事

四朝而賜金亦無幾其經營此也實有待焉而觀國能
修其業承其志其規模之遠過乎昔人矣雖然講習於
斯者亦將何以報公乎必也肅然道德之尊藹然仁義
之慕發聖智之蘊窮天人之奧以致其知以成其材詎
特有以報公亦將有以待上之用矣詩曰緇衣之宜兮
敬予又改為兮公父子有馬又曰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祭兮諸生以之公名祖常字伯庸謚曰文貞余同
年生也

懶真窩記

窩以懶真名睢陽李君孟端讀書室也孟端名是豈以世之囿乎膠膠擾擾之蹊者衆而懶以自高耶又豈以世之營營乎智巧機械者衆而真以自表耶夫高則達物表則異於物我一而物衆而物與我始為仇敵矣吾知孟端不為是也人生乘物而游於百年彼勤其身以易物焱馳淵溷不知饑之食渴之飲均翺飛蠕動以生死者其於真固遠而槁項黃馘枯木死灰亦莫知所以

為真魏晉清談士蔑禮法而肆情欲又未足以與乎真吾嘗夢為繇矣揭鑊函負籠土喘息薄喉顛汗踵流當是時也得樾下以休則脫然而喜矣而況佚我以懶吾又嘗夢游夫鈞天太清矣其樂非是有也而況全我以真守其樸靜與天合儼若愚動與道俱一而純虛而明可以經世可以養生物莫得而撓吾將與子刳妄想蛻客塵問津於建德之國而游葛天氏之民以求乎真元統旃蒙孟陬之望乘陰玉沂書

瑞慶窩記

瑞者德之應慶之表其應也至治之世和氣氤氳磅礴於天地間其精者既鍾而為盛德為奇材為耆耆黃耆又上而為景星為慶雲為甘露時雨又下而為醴泉為芝草為連理之木同穎之禾為麟為鳳為神馬為靈龜之歌^屬歌於宗廟筆於史冊蓋已為有國者之瑞慶若夫盛德奇材足以表儀一世經綸庶務其為瑞為慶當何如而耆耆黃耆則又德化之隆承平之久所致也其為

瑞為慶又何如哉此乞言養老之典授杖執醬之儀帛絮牛酒之養所由設也嗚呼在上之人猶爾而況其子若孫者乎此瑞慶窩之所以作也窩為名見方外書康節邵子嘗名其居而瑯琊劉君文瑞取以表其親燕安之所固宜雖然鍾之者天而修之者人今夫一粟之微既播於田既堅既實一穎而千萬粒發生之力雨露之功雖天之為而播種蔗菜則亦人力也秘監公早以潛德馴行見推鄉閭而彭城郡君壺儀秩然文瑞以儒術

緣飾吏事官於朝勢且益顯其德之修於家者久矣而
秘監夫婦康寧壽考孫承曾翼命書寵章顯榮一時有
自也哉古之人曰作善降之百祥信矣文瑞求余記既
為之書其事俾歌以為壽焉南薰猗猗兮化日遲遲如
照如吹兮萬姓熙熙芝生九莖兮靈露如飴覆我聖澤
如何不思林有白鳥兮治有靈龜覆我聖澤兮其然而
孰知文瑞悚然曰其敢忘所自

覽書堂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覽諸
古而已矣堯舜禹臯陶書皆曰稽古傳說之告其君曰
學於古訓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聖賢者豈自
用其聰明哉善法古而已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見於載
籍則天地陰陽事物之變修身理人之道國家天下治
亂安危之故見於制作則禮樂法象之名數其廣大精
微先後始終之際未有不學而能盡者也王通氏曰昔
之好古者聚道豈虛也哉噫道固可徑行而躡至何為

若是劬也余年十五六時學於江之南從先生長者游
聞為學致道之方以此後生乃有竊近似之言文絕學
捐書之說務空妙而非師古矜高遠而遺世用荒幻浮
誇之習勝而漸涵持養之意微矣沂嘗以兵與醫譬之
曰黃帝岐雷秦扁俞跗之方論醫者所當閱今則曰醫
者意也金板六韜陰符太白之法論兵者所當知今則
曰顧方略何如耳斯人也內以欺己外以欺世顧其號
位勢力不能動人而流俗固已悅而嚮之矣其為患豈

淺淺哉吳郡陸友仁以覽古名堂屬沂記友仁氣韻秀
爽其文詞蹈繩尺其隸篆得漢魏筆意其問學不誇以
浮視其名堂之義可知揚子雲曰耕道而得道躡德而
得德亦在懋之而已

載德堂記

物之任重而行世者唯車乎然必材良而工巧可也俾
材之不良工之不巧則僨且壞是虞寧尚有望其任重
而行世哉奕世載德者亦然必祖考之賢以是貽於子

孫而子孫之賢以是昭其祖考否則若漢之列侯其首
封頭蓬孫手胼胝以得之子孫藉其有土與民驕溢敗
度以載其毒禪纒一再地削國除於載德何有裴君行
素名蒲居第之堂曰載德翰林待制揭君曼碩書以扁
之而問記於余裴氏源衍聞邕城尚矣稽歐陽氏唐史
世系自寂而下迄晉國相度者十七人故世為河東顯
姓金社垂墟天馬南牧有倡集河南降民散居京北平
陽者八百戶見太宗皇帝於龍庭上嘉其忠勞立拜達

嚕噶齊領民匠打捕鷹坊者曰澤民字潤甫始徙蒲已
而大帥徇地河中潼關既克軍士爭奮剽殺公曰大帥
有國所以爭地者以民故也今得地而不尉薦其民地
孰與守貢賦安所從出帥納其言下令軍中敢殺降肆
暴者斬以故民得安堵仁人之言蓋如此公與其兄天
民交愛尤篤既老傳其兄之子居仁既而居仁復歸於
公之孫富文之考曰居敬以廉智自將蜚聲時績累官
至持憲隴右道參雲南行省政謚為憲懿富文嗣三十

年靡纖芥蹉跎以功次授璽書者五子履代行素也嗚呼余見裴氏德善著於四世矣蓋自國初至今百有餘年士之以一能一善書者或不終其身或至子孫而失者有矣而裴氏之傳序若此何其盛哉吾聞其所領遺民之子孫迄今德裴氏不忘則其勛躬祉後御訓嗣事者可知也今而後過裴氏之門問載德所以名知其箱而居輪而塗者於是乎在書之豈特示子孫為善之報又以貽其鄉里云

柳洲記

海鹽陸德陽早從其父靜得處士移家西湖柳洲上出而專遊覽之勝入而進藏修之功因以柳洲名其居因其游謝潤求書余曰士之學道者必之乎埃壒之外據林壑之勝紛華不接於目喧囂不接於耳而後守易固而學易成也杭為東南游觀之勝而湖山又其勝處柳洲距闌闔不百步而專湖山之勝冠蓋之所留連游閱之所恣肆豪絃清吹雜擘音漁唱而間作靚妝裋服與

波光巖淥而搖曳長堤斷岍華明草薰彩舟桂擢水嬉
曼衍皆足以盡感視聽而蕩搖心志欲學之成也難矣
哉雖然志之立則目之所寓無非學也志弗立則逐物
不暇而何學之云今夫山與水非仁且智者所樂歟蒼
然而高者於以勉吾進泓然而深者於以求吾本兩暘
明晦舒慘之變於以驗盈虛消息之理若然則環湖山
之內外皆學也詎止柳洲一曲而已夫重乎此則輕乎
彼得也深則誘也小靜得之所以期其子而德陽昆弟
之所以自期者其在茲乎

趙氏見山樓記

余嘗游漳河之間邯鄲之墟望太行諸山勢雄氣秀坐
得勝槩意其蜿蜒而炳耀鍾乎人者多魁壘閎通敦樸
冲靜之士為世輔者既紛綸煜燁繼踵而起則深藏不
市者往往隱於方技出處固殊有功於世一也若塗源
張煥文其所謂敦樸冲靜者歟其深藏而不市者歟煥
文世則儒業則醫行則士志則不為獨善欲以利人以

其故為醫勞而不辭難施而不責報亦可謂有功效於世者矣吾聞處者易持出者難將煥文所以去彼取此亦以是哉其居有樓以臨太行羣峰叢出紫翠萬狀洩雲興雨天下之壯觀因其邑人趙氏子謁余請名余名之曰見山夫山仁者樂也又曰仁者靜煥文靜者也醫良而有仁心者也故余為是書且有警也

鳴臯里社壇記

古者寓兵於農蒐其隙而獮既烝故以征則威以守則

固聖朝兵制安居則辨寒暑之和山林藪澤原陵之性謹耕耨以豐其穫厘芻牧以蕃其畜其有不庭不虞則發雷電而行風雨故其所向靡不懾驚極天所覆罔不臣妾是皆神武不殺而然亦兵政之善之力也克呼氏世長千夫當天戈所指嘗機矢石以勦金墟宋跡其勞勩亦開國諸勲之烈矣其移戍鳴臯也百有餘年於某年某月某甲子克呼公及之築社稷壇於營之隩以祠后土后稷主以石樹以所宜木表以重門環以穹垣制

也後三十有餘年當泰定三載春正月其子景克甫請
余記余謂土木原萬物而根苑諸生穀民之司命也采
盛之所出財用之所殖械器之所始蕃庶之所興敦龐
純固之所成苟水土之失其宜陰陽之失其平雖晉楚
之富貴育之勇管晏之謀申韓之法孫吳之兵亦將無
所竄其巧逞其力而希其成必也德足以昭其馨香惠
足以周其民人以順時視土以節農協功庶乎札瘥饑
饉之不作民材而令行軌伍也連長也由是而祭祀祈

福由是而死喪相恤由是而歡忻足以相死由是而漸
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上令而下應也如影之從
形也主行而臣從也如響之應聲也然則公之築斯壇
也有以夫意禮之壞久矣今之州縣幸有所祭俾民得
以識先王之禮祭之何陳犧象遵畢而興俛折旋於其
間而不知所以名者有矣傳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抑
禮必久而後至於善吏而不知此固妄議焉幸而得善
吏其勢又不能以久也噫其可嘆也夫公以爪牙之官

而古訓之是師典祀之是修而又世厥祿吾固信其教化之行而風俗之成在此而不在彼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此之謂耶今皇帝以聖德懷柔百神鳴臯去京師千餘里而神之受職吾知其如躬壇場之間手圭幣之薦者將見嘉禾降焉醴泉出焉是皆上之德洽無外如此然而禋於斯壇纂修世緒以奉明制在克呼氏蓋有不得辭焉者矣景亮甫賢而能文克世厥家此於法當附書于是乎書

伊濱集卷十九

伊濱集卷二十

元 王沂 撰

記

三在軒記

傅氏世為燕人字夢巖者侍其親官京師日從大夫士
問道德性命之說孜孜不倦侍講揭公取曾子之言扁
其燕居之所曰三在問義於余余曰己之德未易明也
民之德未易新也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難而況乎止

於至善乎至善者能盡乎天之道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人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有間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蓋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己者均有是以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余嘗考諸在之義矣陰與陽在天者也柔與剛在地者也四端萬善在人者也曾子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在之義可知矣維皇降衷在天者也克己復禮

在人者也天下歸仁非所謂新民之謂歟三在之所謂始終本末者不在茲乎抑先聖之言有云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二者之分不可以不審焉者也子也知夫所以為學者不外乎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力焉則將見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傳曰顧諟天之明命子也勉之盡亦思所謂三在歟

樂山亭記

西山臨林慮望之隱然猶卧龍首尾蟠屈踰百里佛老

伊濱集卷二十
氏之宮鱗次其上下而瓌詭殊絕之狀唯龍泉為甲即
龍泉以望諸山靡迤蔓延或見或否而嶽峯聳秀拔立
而不可掩蔽者唯僊巖為然即巖之前有亭巋然則道
人高道崇燕居之地也即亭以望山之岫若鑿者崿若
蹲者軒若奔者立若人者臥若獸者絡繹若士騎者巖
崖秀壑若近若遠若倚若附若突然而出有恃者若侵
尋而却有畏者雲繞而鳥峙姤秀而競竒伏光晷薄星
辰晦明變化以效履舄之下與夫浮圖仙宮傑屋嶢榭

金碧明滅照耀巖谷故墟荒落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歷
歷可指者皆放乎衽席之間道崇日與其游焚香鼓琴
嘯歌吟咏其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不見其非吾樂
也故名曰樂山而求記於余余曰道崇可謂賢矣士大
夫桎梏於弁冕係累於塵垢者知山之可樂而弗能得
薪人野老出耕入息老身長子而不知其可樂今君不
特知其可樂而又得其可樂道崇可謂賢矣故余為之
書

陸渾山水記

青渾何以名古人畿於周遷於秦晉縣於漢迄唐隸河南宋始并為州今距州治四十里有地隆然而起者曰陸渾之故迹也豈信然耶蓋莫得而考也青渾山水名天下尚矣道伊陽而東馳二十五里遵衍隰而行未見也畎澮墟曲邇迤起伏穉篁老木蒼翠陸離雜英青葛歲蕤蒙絡棘樊荆扉雞犬鳴吠牧豎饁婦提攜抱負使人欣然以喜恍然若有遇殆比於桃源之探仇池之遊

又東二十里有岡蜿蜒而行尤難登其上羣山峭嶺蟻蝮靡迤聯絡青環玉玦拱嚮森列蒼顏秀壁迅馳拔立或斷或續或見或否若立若倚若仆若鬪效竒拓危挾壯分秀杉楮檉檜輻附麗質當碧鮮冥途蒼蔚嵐霏炊煙混隱迭見樵斧禽響若近若遠煙樹點薺莽蒼無際目極可喜其下則長伊帶焉其水清瀉重洲小渚綺錯碁布金沙玉磔璀璨相射沙平流漫風微響遠水石相搏嘈呖間錯溪獸沙禽戲闊浮深蘆灘漁石一輕葦短

掉呼之不來追之不及但聞擘音延緣葦間疑古之逸
民擯落不還者也遊於茲者使人遠聲光遺智力飄飄
然有高舉長往之想清吟孤嘯不知日之既夕若乃訪
胡昭之所從適弔紫芝之故隱何遺風餘烈雖遠而未
泯惜乎予生千載之後不獲同幽尋而分奇勝雖山空
月明風清鶴唳豈無馳車羽輪之士相視而笑嘉千載
之後而有斯人追余之踐履也耶

為廣陵玄妙觀王法師明道堂記

明道洞文純素法師王君既主廣陵之玄妙觀即其處
為堂扁曰明道計工賦財一出已貲至正辛巳始事至
癸未之春落成而雄麗靖深金碧相照像設之嚴香火
瓜華之奉悉具書來京師請余記余聞莊周氏悲夫後
世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迺
序墨翟禽滑釐宋鈇尹文彭蒙田駢慎到而至於闕尹
老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為表
以空虛毀萬物為寶夫豈有待乎外哉太史公序六家

之要指於道家亦曰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而已又豈有待於外哉噫二子之言何其相似也豈其宗乎黃老者本乎清淨無為而已耶余嘗考諸五千文矣其言微其旨遠其文簡而該其義宏以肆夫豈有外此哉及降而為熊經鳥伸餐霞服日之法流而為禁祝禱祈符籙燒煉之方是豈黃帝老子蒙莊之旨乎噫術益熾則道益漓獨黃老乎哉學道之士蓋亦返其本矣廣陵當東南之衝舟航之經緯輪蹄之摩擊冠蓋之

低昂重裝蓄賈之往來塵相及而袂相接也登斯堂者亦有洒然而醒超然而悟屏好惡而忘得喪者耶羽衣黃冠之流抑又有求所謂清靜無為之旨如蒙莊太史公所指者耶初太宗即吳公命文明中正常應法師董宇定與王君主是觀董君從其師祝釐上方而王君為之也三清有殿帝君有祠壇以接靈室以藏經翼以兩廡表以三門皆易其腐斷而新之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紀其顛末以示久遠固宜王君名仁溥自號

伊洛集卷三
澹淵既為之書且繫以詞俾步虛者歌焉曰域中有物
誰能名乃乾育坤陶萬形猶龍得之以為經其祠孰主
維三清天帝列真地犀靈霞冠羽扇儼列星仙翁鵠立
衣雪明雲車飈馭霓為旌陰風慘淡從將兵嶽祇瀆鬼
羅拜迎眈眈其堂殖殖庭塗金間碧光晶熒羽衣翩翩
環珮鳴椽掇日月吞華精飄搖八極道合并金芝九莖
甘露零五兵不試百穀成泰階六符萬國平

王右軍祠堂記

蕺山距越城西六里晉永和中右軍王羲之嘗居焉或
曰戒珠寺其遺址也寺有池窪然而左右一淨若鑿一
潭若黛蓄或曰觀鵞墨池之故迹也其果然邪晉距今
幾年寺之祀不絕何其久也豈愛其人而因以及其迹
耶初右軍之去會稽內史其誓墓之辭何其悲也余味
其言未嘗不健其決而高其志惡孱一懷祖能激哉迹
其貽殷深源書籌策江左之勢畫北伐之敗又何其工
也此其志豈嘗須臾忘君耶亦見其不可而已也舉此

求旃其蟬蛻軒冕肆志邱壑有以也夫彼屑屑以懷祖
故談者亦淺乎淺矣噫此其人何如哉會稽山川之美
皆其相羊自^恣樂而忘返者也登蘭亭遊雲門未嘗不
想見其為人況過其祠者耶至治三年秋九月僧弗戒
於火寺及祠獨歸然明年主僧訥公偕其邑之士陳翔
始即其處易腐斷新昏翳且鉅書晉王右軍之祠揭於
門余遊越之其堂而拜焉訥公告余曰願有述吾慕右
軍之清風峻節而恨史策之陋而憐越人之不忘其思

也故并采其出處之意而記焉

法輪寺記

陸渾法輪寺僧廣安治其事事既成請於余道其先師
清惠事與其寺之所以成者曰願有述初貢渾之陽有
庠屋數椽翳蓬藿故惠正者居之歎穿不葺榛棘鬱塞
狐得以為域虺得以為舍樵牧避焉居民張閨懼其起
廢之艱也迺請清惠大師主焉清惠至則喜曰吾居不
以易此也遂率其徒廣接廣安剝榛與藿陘圮補缺即

其故基崇庠益狹斬材以闢之陶瓦以覆之三年有成而穹屋負崖長軒凌虛摩椽揭棟環山而出居無幾清惠坐逝主者凡更四僧而至於廣安廣安唯其師重飾之勤顧其殿宇基高而傍羸懼風雨之或腐也乃營中殿峙重門翼之惠其力之不給也乃持簿乞於人銖積寸累口節衣縮志資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二十餘年始迄於成屋之區如干而殿宇門寮齋庖庫庾之序皆足器之數如干而浮圖所用饒魚鐘鼓之編皆具其

像自佛菩薩大士羣從衛之嚴如其法在陸渾之觀以瓌傑稱嗚呼斯寺之興夫豈偶然也哉以廣安師弟子披摠積累之勞歷二十年之久凡所欲為無不如志是其心豈有所利然也蓋殖其教者當然耳裨衣冠而儒者克堅其操勤其志則道之廢者振而世之治可成其美可勝言哉清惠嘗與山川扶宗宏教大師游禪律並行不相流礙廣安日講法華行願兩經以聲音作佛事皆傑視其流者故余樂為記之且有警也

壽聖寺記

道伊陽而西羣山坡陀蔓延泉石草木幽隱窮絕行者
欣欣然而樂樂未已也哀又隨之凡七十里始得鳴臯
則曠然見其為寬閒之土躊躇徜徉相顧而喜矣亦人
情倦覲於其所以饜而樂得於其所未足歟鳴臯有寺
曰壽聖行者至是必少休而暫適焉其南則鶴鳴諸山
岑徵君之所從適也東引青潭房次律元紫芝之墓在
焉西眺錦屏之山穉列庸附庶幾有隱君子北俛伊闕
而牛僧孺嘗辱吏焉其所謂金沙灘者名在而迹莫尋
使人慷慨興起皆可採而賦也其背則倚桃山前帶順
陽渠煙炊氣嵐混隱迭見於几席之上織文其流音如
鳴絃秀如工競皆效于左右故地得其勝田入之饒倍
於他壤故宮得以侈棟宇坻坻嚴麗深穩凡所以奉養
之物莫不皆具故徒得以集所謂絃者匱千餘卷得以
廣閱故理得以深是以環伊數百里以浮圖名者壽聖
其甲也其構端興緒無籍圖可考識於鐘者則政和二

年也金末廢於兵其徒法聰者能悉力以起其廢今院
主僧某又治其故而侈之迺以余友克呼景亮之命疏
其事請為記余謂興事為難幸而事興而後人不廢壞
之尤難天下之事莫不皆然非獨浮屠氏也茲寺之廢
興屢矣歷百餘年而卒復其故者是豈有數然耶亦其
徒之才且智而善殖之也今夫若弟子之於家士大夫
之於國舉能若是則天下之事無不立其廢者無不興
起而父兄君上可不詔而仰成而其美可勝道哉故余

既書其事而復寓其所感焉

強齋記

宋君文野將歸關東築環堵之室於先廬之陽翳蓬藿
而居焉而命之曰強謁余言其故余謂君年七十將隱
矣而其志不自足如此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箴
儆于國作抑戒以自儆也君子之於道蓋終身焉不以
壯耄而勤惰也此其所以自強不息也歟強有以勝人
之謂也以君之博學洽聞馳騁以驚世者謂之強耶以

君之廉介剛直不以一毫挫於人者謂之強耶由前則為誇由後則為傲吾知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古之君子養其德之剛以勝其欲之私足乎內無待乎外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患難而不屈臨乎生死而不懼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此其所以為君子也耶雖然衛武公不云乎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慎其獨也傳曰君子莊敬曰強敬其慎獨之本也夫以宋君鄉道之勤進德之勇老而益壯

其為君子之自強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之書

遊分水嶺記

洛邑之西山川之勝者莫若伊陽伊陽之西山川之勝者莫若分水嶺始余吏是邦嘗娛其意於企高涉遠伊之閔廊怪瑋可喜之觀皆我有也唯分水之勝未一到為歎延祐戊午夏余以讞囚歸汝還伊始自臨汝逕通衢而南畎澮陂陀蒨勃麥氣野雉磔磔驚起於前又折西馳三十里曲道蔓延山形斗起又二里而至紫邏口

從者以雨告宿道傍民家又馳二十五里山益幽泉石益深峭棄馬徒步石齒間自山椒轉而西有山屹然矗立若覆碧玉蓋者分水嶺也其股址盤薄占五百弓其高踰兩牛瞰其下多穹巖詭石挾竒妬秀其產杉楮竹箭利及比壤嶺之陽有泉出焉沸沫淅淅伏出石下其左東流曲折其上林麓峭嶮不可窮其右西行紆餘沮洳亂石間激者矢集渟者黛蓄大者輪旋細者蟲鏤嚙石嗽沙風微響遠為溪為潭為溝為渠蓋二十五折而

入於伊水惜乎闕於幽隱窮絕之地夫豈山靈善幻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耶由嶺西南有溪介然篁篠蒨鬱仰不見日又二里而至小青山絕壁側立千尺狀若禹鑿者有藤如大虺蟠蜿其上有鳥大如鵠而黑磔然其鳴又馳二里而獲少平其傍大木百圍其蔭如蓋乃繫馬石甯披草而坐仰瞻崖壑傍矚岡陵鼻口呀而蹄股峙伏光景而薄星辰至於野林荒墟雞犬鳴吠溪聲斧響蓬萊間作若古仇池之比心搖搖有窮探幽討意高

肅清詠不知身之在何境也始則霍然而疑復悟而笑
曰昔人有出守永嘉不以民事經懷徜徉山水間者有
一落南荒以山林為狂獄者二者皆有累焉若余者當
其杖策翩然意適忘返無伐木開道之勤濯清流挹白
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無悲傷憔悴之態二累之有也
余既嘉登眺浮游之勝而嘆盛游之難再也於是乎書

伊濱集卷二十

